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共融藝術」國際案例蒐錄計畫 摘要附表

基本資料	
案例/計畫名	為流浪漢提供醫療服務的介入項目 (Intervention to Provide Healthcare to Homeless People)
計畫開始年度	1993
國家	奧地利
計畫執行地區/城市	維也納
計畫規模/等級	市級
主辦單位	維也納分離派會館
主辦單位機構屬性	美術館
其他協辦單位	無
計畫重要成員	藝術團體：Wochenklausur（按：於計劃後才正式定名） 主導者：Wolfgang Zinggl 藝術家：Martina Chmelarz, Marion Holy, Christoph Kaltenbrunner, Friederike Klotz, Anne Schneider, Erich Steurer, Gudrun Wagner
計畫經費數額 (平均每年)	不公開（本計劃為一年項目）
經費來源	美術館支付
計畫網址	https://www.secession.at
計畫簡述	
藝術類型	社會參與藝術
計畫型態	行動
主要參與對象或社群	居維也納的流浪漢
計畫模式&特點	Wochenklausur 拋棄視覺藝術必須要有「物品」的傳統概念，採用「實質介入 (concrete intervention)」的方式，直接理解特定社群小而重要的需要。在這個計劃中，他們針對維也納流浪漢因官僚與歧視而得不到醫療服務的問題，投入密集的人力和時間，向商界、政界等持份者游說，終於成功設立一輛醫療巴士解決問題。對藝術家而言，這項目「成功達到目標」就是他們的作品。
計畫效益或重要影響	項目至今已超過 4 分 1 世紀，然而該醫療巴士至今仍在運作中，甚至規模有所擴展，由此可見此計劃的意義。另外，此計劃也令 Wochenklausur 這個名字在環球藝術界受注目，開拓了藝術介入社會的可能性。
其他補充資訊	此項目曾被著名藝術史家 Grant Kester 視為「對話性美學」實踐的重要一環而在學術界熱烈討論。

維也納藝術團體「閉關週 (Wochenklausur)」：小目標改造大世界

文／楊天帥

故事要回到 1990 年維也納。那年，當地著名的藝術機構「分離派會館」舉行名為「維也納年輕一代 (Younge Szene Wien)」的雙年展。一個名叫 Wolfgang Zinggl 的藝評人對此狠狠批判，指展覽嚴重抽離社會現實。讀到這篇文章，「分離派會館」不僅沒有生氣，反而向 Zinggl 發出邀請——既然你這樣說，就看看你能做出甚麼？

結果在 1993 年，Zinggl 在其任教的維也納應用藝術學院 (Vienna Academy of Applied Arts) 招募 9 名學生，創作展覽內容。展期為 1993 年 6 月到同年 9 月。這三個月，後來便成為著名社會參與藝術團體「閉關周 (Wochenklausur)」的誕生點。至 2019 年，這個團體已經在世界各地包括柏林、福岡、芝加哥等地，進行一共 42 個項目。而 Wolfgang Zinggl 亦因而成為著名策展人。1997 年，他獲委任為奧地利聯邦策展人；1999 年則獲委任為威尼斯雙年展奧地利展館策展人。

回到 1993 年，這 1 名老師 9 名學生，到底做了甚麼呢？

首先是鎖定題目：團隊希望項目能與社會相關。初步調查後，他們發現分離派會館前的 Karlsplatz 廣場是流浪漢的聚腳點，於是決定為他們做點事。

維也納如今是全球最宜居城市，街頭甚少見到流浪漢，就算有，社會也有福利機構支援他們。然而在半世紀前，維也納流浪漢的生活要艱苦得多。60 年代，在當地沒有固定居所甚至會觸犯遊盪罪。90 年代，雖然這條惡法取消，但政府始終無好好處理流浪漢問題，只是任由他們自生自滅。據當時政府統計數字，在維也納無家可歸者有多達六千人。

面對飢寒交迫的生活，這些人健康情況自然不太好。仔細調查後，Zinggl 的團隊發現流浪漢面對的最大問題之一，正是醫療。當時參展的其中一位藝術家，Erich Steurer 如

此解釋：「理論上，就算是流浪漢也可以在國家健康保險公司領取醫療券，找醫生或去醫院看病。但實際上，流浪漢根本處理不了如此複雜的官僚程序。」此外，當時社會風氣亦普遍對流浪漢不友善。不時有流浪漢在醫院被醫生拒絕治療。「先去洗乾淨自己吧！」這樣的回應在當時屢見不鮮。

「病人無法看醫生，就讓醫生看病人。」抱著這樣的單純想法，Zinggl 的團隊決定設立一輛醫療巴士，按既定時間表在市內行駛，停泊流浪漢的聚腳點。流浪漢登上巴士後，不會被要求去洗澡，也不會被要求提供醫療券，甚至，如果這是流浪漢所希望的，連名字紀錄都不需要。

確立計畫後，接下來的便是執行。細想便知，這絕非一件簡單的事：首先，他們要擬定巴士的運作時間（每周五日，每日八小時，停八個巴士站，每站停四十分鐘，一天治療三十名病人），然後要有車，甚至連巴士的設計，都要由零開始思考。此外當然還有資金問題。Zinggl 的團隊四出查訪下。接觸到一家旅行車公司。對方說，與其購買醫療用車，還不如買車自己改裝。於是他們又尋找贊助商，好不容易集得 5 萬 5 千歐元作買車和改裝費用。為了省錢，改裝工作由他們自己動手。有了車又得找人運作。他們希望這輛巴士能長期營運下去。結果找到當時奧地利最大的社會福利機構—明愛 (Caritas) 幫忙。惟獨有個條件：不能要明愛負擔任何支出。為此 Zinggl 的團隊必須自己考慮醫護人手。他們將目光轉向市政府，敲社會福利部的門。社會福利部的員工說，找人手很難！他們多年嘗試尋找專門照顧流浪漢的醫生，但一直不成功。Zinggl 的團隊不信邪，仍在醫療專門雜誌打廣告，結果得到三十封求職信。是社會福利部廣告做不好，還是得過且過，抑或根本沒有做？則不得而知。

有人求職，也得有薪金才行。為此 Zinggl 的團隊又再回到政府機關。他們向當時負責社會福利的官員 Ingrid Smejkal 求援。Smejkal 頗為興奮地回應說，這是個好意念，但是（通常政府官員說話都有「但是」）預算緊絀，政府無法買單。順帶一提，Smejkal 也認為行政上沒有醫療券不可能提供治療。

Zinggl 的團隊只好轉向衛生部。衛生部某高級官員對他們的想法不屑一顧，指巴士會與現存公營醫療系統重疊。Zinggl 的團隊又向更高級的官員埋手，最終竟得到時任衛生部長 Michael Ausserwinkler 的同意，甚至連錢都確實匯到 Zinggl 的帳戶了，只恨反對計畫的那名某官員竟以法律問題為由，要求他們交還款項。

他們的「展覽」沒有展品。更直截了當說，是甚麼都沒有。整個展期他們就在幹這個計畫。從六月幹到九月，已經沒剩多少日子了。

這段時間，Zinggl 的團隊一直與德國知名報刊《明鏡 (Der Spiegel)》的記者有聯絡。本來是希望爭取傳媒曝光率，可惜《明鏡》選擇不報導他們的故事。不過，那名記者願意幫他們一個忙：邀約 Ingrid Smejkal 做訪問，裝作要寫報導。訪問中，記者問，政府到底會不會給這計畫撥款？也許是因為《明鏡》的影響力太大，Smejkal 不想在報導中被描述為這計畫的劊子手——她答了一句「YES」。

終於，就在 Wochenklausur 舉辦「展覽」閉幕記者會的時候，撥款（雖然耍了花招，但）明正言順下來。一輛稱為「Louise」的醫療車得以啟用。按 Zinggl 的團隊意願，它一週五天停泊各個流浪漢聚腳點，任何人只要上車就可得到治療。

一年後，一項由政府出資的調查發現「Louise」確有其價值。「Louise」成為政府的恆常開支項目。五年後，「Louise」的服務由於廣為流浪漢圈所識，已漸見供不應求，明愛決定自行購入一輛更大的巴士，名為「Louise II」，貢獻維也納。至於舊的「Louise」，則送到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繼續服務當地的流浪漢。

時至今日，「Louise」和它的姐妹車仍在馬路上行走，為有需要的病人服務。而 Zinggl 的團隊，也因為這個展覽一炮而紅。事實上，早在這個「展覽」結束前，下一項來自瑞士的委托已經來了。由於團隊行動的特色是集合一眾成員，在特定週數內「閉關」，盡力達成目標，他們便自稱團隊名字為「閉關週 (Wochenklausur)」。

這是藝術嗎？

2001 年，Wochenklausur 發表其唯一出版物：《閉關週：藝術中的社會政治運動 (Wochenklausur: Socialpolitical Activism in Art)》，介紹他們自 1993 年來於世界各地的項目。書中有一部份名為「常見問題」，置頂首個疑問便是：Wochenklausur 與藝術有何關係？

團隊的答案是個反問：藝術到底是甚麼東西？

回顧藝術史，Wochenklausur 指，藝術一直具有詰問非理性禁忌、潛在價值標準、修正社會不平等的能力。最初實踐這種能力的是俄羅斯結構主義，其後德國的包浩斯將之發揚光大。從「體制性批判 (institutional critique)」的角度出發，Wochenklausur 指，不是團隊根據甚麼是藝術而做藝術，而是他們做了甚麼，再由體制（博物館、學校等）認定那是藝術。只要藝術體制認為他們做的事與藝術有關，那便有關。同理，若問 Wochenklausur 的項目有何「藝術性」，答案也是一樣：既然藝術沒有明確定義，「藝術性」也不會有明確定義。藝術界說有藝術性便有藝術性。

「體制性批判」並非 Wochenklausur 的發明。今日亦有許多藝術家和策展人懂得這套說法，甚至會利用它來讓自己的創作立於不敗之地：「既然藝術好壞沒有明確定義，也就沒有人能說我的作品不好。」然而 Wochenklausur 沒有這種想法。他們認為「藝術性」沒有唯一定義，但不代表藝術性不能衡量。只是每個人都可以有他們衡量的準則而已。

「若有人跳高，想跨越一根兩米高的欄，那成敗標準就是他們能否跨越，而非他們跨得美不美或者遠不遠。」他們如此寫。「藝術也是一樣。若要問其質量如何，先要問它服從甚麼預設標準。」

可以說，就憑這一句話，Wochenklausur 發展出他們的「目標為本」藝術策略。

目標為本 VS 對話策略

「目標為本」是筆者提出的概念，用來說明 Wochenklausur 如何透過行動影響社會。但在藝術界，關於 Wochenklausur 更加流行的概念其實是「對話策略」：著名藝術史家 Grant Kester 談論 Wochenklausur 時指，「對話」是其作品核心。比如在流浪漢的項目，Kester 的說法便是他們透過與各個持份者（贊助商、社福機構、政府官僚等）對話，達到他們的目標。Grant Kester 的觀點在學術界影響甚鉅，最近二十多年一直幾乎是理解 Wochenklausur 的唯一觀點。

然而當筆者在維也納拜會這個團隊時，卻發現他們對 Kester 的說法不以為然。「Kester 誤解了我們的作品。」接受訪問的 Wolfgang Zinggl 和團隊成員 Martina Reuter 說得直接。他們認為，儘管其創作過程確實有很多「對話」，但那並非核心。「對話只是用來幫助我們達到目標的手段。」Zinggl 說。「如果不用對話也能達到目的，我們很樂意放棄對話。」

在 Wochenklausur 的許多項目中，「對話」主要在初期發揮「調研」的作用。有別於許多藝術工作者會主動申請項目，Wochenklausur 的行動都是由世界各地的藝術機構邀請。問題是，世界這麼大，問題這麼多，來到一個城市後，如何決定做甚麼？他們的第一步就是「調研」。看新聞、與策展人對話、在都市散步，與當地人聊天，理解他們面對甚麼問題。「對話」就在這裡發揮作用。

一旦目標決定，「調研」的步驟過後，「對話」就不大重要。較之於對話，Wochenklausur 更在乎在預設的時間中達到預設的目標。目標由團隊成員在項目之初自行設定，它通常有兩點特色：第一，小；第二，實在。以流浪漢項目為例，他們無意解決整個維也納的露宿者問題，更無意推翻引起露宿者問題的資本主義體制。他們只想為露宿者準備一輛醫療巴士。做得到，夠了。這種處事手段，他們稱之為「實質介入 (concrete intervention)」。

為達到目的，他們會利用各種手段。

（一）「小聰明」（或「欺騙」）

涉及政府的項目必須講求一板一眼，大多藝術家介入社會也會強調誠實真摯，但 Wochenklausur 不大在乎這些。為求目的，他們樂意耍點「小聰明」。用《明鏡》記者騙 Ingrid Smejkal 的項目正好說明這一點。

（二）媒體

媒體無疑是 Wochenklausur 的一大武器。在流浪漢的計劃，他們就坦言若非借助媒體大力向政府施壓，政府反應不會如此迅速。這個項目在三個月內獲得報導超過一百條，另計無數的電台與電視節目介紹。媒體壓力又見於巧妙的「嘩眾取寵」。比如說，如果團隊辦討論會，他們常常會將場地設置在城市中央，再用突兀顯眼的方式布置，以吸引傳媒注目。

（三）撒賴

處理社會問題時，政府官僚往往回應緩慢，拖泥帶水，怎麼辦？Wochenklausur 撒賴。比如在 1997 年於奧滕斯海姆 (Ottensheim) 的項目，他們的目標是設立一座滑板場，政府明明也接納他們的提議，只是在選址上就是愛理不理。為逼使政府回應，Wochenklausur 索性將一座臨時滑板場設置在市中心舊城區。三天後，市長立即敲定永久建設地點，以拔走這顆大煞風景的眼中釘。

（四）時間性

團體名為「閉關週」並非無因，時間對他們的創作確實是重要概念。Wochenklausur 深明人性的道理，「如果沒有時間壓力，今天的事就會留待明天做。」此外「時間有限」也可成為他們與體制交涉的籌碼。「我們會說，我們只有幾個星期，你們（交涉方）要盡快給我這個那個東西。」時間結束前，Wochenklausur 嚴禁成員一心多用，必須全

神貫注於眼前目標。然而時間一到，Wochenklausur 就會離場。往後項目如何延展，他們不試圖控制，也不會負責任。

（五）藝術

許多社會參與藝術家都聲稱，他們不介意自己做的是否「藝術」。然而 Zinggl 說 Wochenklausur 重視以「藝術」之名行事。理由之一是，藝術的光環可以成為借口。「一旦甚麼東西被宣告為藝術，它就會較容易得到當權者批准。我們也因此不必經過架床疊屋的科層架構。」與此同時，以「藝術」之名，就算惡作劇、騙政治家，也較不會被批評。「真是拿藝術家沒辦法！」他們會說。

Wochenklausur 利用「藝術」的經典案例，是 1995 年於奧地利格拉茲 (Graz) 進行的一個項目。這項目的目標之一是讓七名難民合法居留奧地利。由於在當時的奧地利，藝術家有特別簽證可以合法居留，因此 Wochenklausur 便與這些難民做藝術，好讓他們全部成為「藝術家」。

透過上述「手段」達到目標，便是 Wochenklausur 的藝術核心。這種創作意念無疑與一些主張平等、坦誠、交流的社會參與藝術想像不一樣。Zinggl 坦言，他不特別想與社區合力創作，「因為做藝術不是社區的本意，我的本意也不是與他們一起做事。」他甚至沒有意識要給社區成員賦權。這種立場令 Wochenklausur 偶被批評懷有恩主心態。然而 Zinggl 對此不以為然。「有些情況，賦權是最好的手段；但也有很多情況，直接幫助更加有效。比如說，一個不懂游泳的人掉進海裡，你會給他『賦權』，還是給他拋救生圈？」

另一個對 Wochenklausur 的批評是「治標不治本，見樹不見林」：醫療巴士確實幫助了許多流浪漢，但卻忽略流浪漢問題為何產生。若要真正解決問題，難道不是應該矛頭對準新自由主義嗎？

對此，Wochenklausur 的答案是，他們不是希望「實質介入」能解決整塊社會問題，而是希望透過「實質介入」，告訴社會，如果他們能夠小規模地解決某個問題，那大規模解決就並非不可能。比如上文提及的社會福利官員 Ingrid Smejkal。作為當權者一方，她起初認定流浪漢醫療問題不能解決，因為財政有困難，行政亦有困難。而 Wochenklausur 的「實質介入」正正向 Ingrid Smejkal 說明，事情其實未必如她想像複雜。只要稍加變通，問題會否可以解決？事實上，「Louise」其後也真的成為維也納的官方認可服務。

這就是我所說的「目標為本」藝術策略：藝術家透過達成目標，創造他人以為不可能的「另類社會現實」，再用這個現實說明，其實社會不一定只得一條路，進而引發更大的社會改變可能。在這裡，「說明」的對象因項目而異，最經常的當然是政府官僚，但那也可以是一些非政府機構，甚至是整個社會。2000 年，Wochenklausur 有一項目，目標是在日本福岡設立一所教育機構，專門為學校提供校外學習活動。他們向日本人介紹這個項目時，許多人的反應都是「不可能」。「在日本，凡事都得花時間。」他們說。結果 Wochenklausur 仍然成功達到他們的目標（事實上，他們 26 年來從未失敗過）。

「一如畫家在繪畫時會為自己設定目標…唯有明確說明問題，介入社會的藝術才能發揮功效。」Zinggl 說。我們可以說，若傳統畫家是透過創作產生繪畫，透過繪畫影響社會想像，「目標為本」的藝術家就是透過創作產生另類社會現實，透過另類社會現實影響社會想像。另類社會現實，就是 Wochenklausur 的「作品」本身。

從藝術到（真正的）政治

訪問那天，Zinggl 與 Reuter 正在洽談另一個受邀計畫。可是二人均不約而同說，不易談得成。主要問題在於「景物」與「人面」兩變遷。「景物」，是指環球藝術界。他們說，Wochenklausur 的運作模式需要一定經費。最少，邀請機構要付得起數名成員連

續數週居住的生活開支。這和邀請一些丟下作品就能離開的藝術家是兩回事。而藝術界——他們也講不出原因，但據他們觀察——似乎愈來愈少機構能付得起這筆錢了。

「人面」則是指成員本身。Wochenklausur 雖有名氣，但收入仍遠不足以支撐成員衣食住行，因此打從一開始所有成員便都是兼職，各有其主業。以 Zinggl 為例，他其實是政治家，是現任奧地利國會議員，更是當地綠黨「現在 - 皮爾茲名單 (JETZT - Liste P ilz)」的領袖。如上所說，Wochenklausur 規定成員工作時不能一心二用，國會忙碌的會議又令他幾乎不可能拋下一切「閉關」數週，因此 Wochenklausur 要繼續活動便困難重重。

不過 Zinggl 並不覺得可惜。如他所言，Wochenklausur 向來都是解決社會問題。而要解決社會問題，藝術是一項手段，但並不是唯一手段。以政治家的身份出力，當然也是對應社會問題的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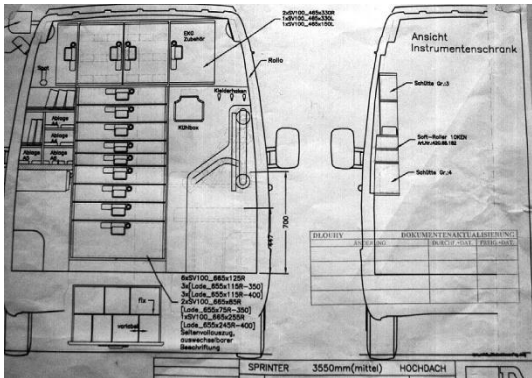
而就算 Zinggl 更往政治的深處走，藝術也永遠不會離開他——他喜歡古典繪畫，也喜歡當代藝術，喜歡看作品時帶給他的感動。Wochenklausur 是藝術，繪畫、雕塑、裝置、錄像，當然也是——若撇開 Wochenklausur 的前衛意識不談，他其實也不過是一個藝術的忠實愛好者而已。



圖一：今日的 LOUISE 醫療車



圖二：今日的 LOUISE 醫療車
(圖片來源：WIKI COMMONS)



圖三：LOUISE 醫療車設計圖。
巴士由藝術家自己改造。



圖四：Wochenklausur 位於維也納的現址
(筆者攝)



圖五：右-Wolfgang Zinggl；左-Martina Reuter (筆者攝)



圖六：維也納分離派會館